

人散文与人散文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R

主编 邵燕祥

林贤治

6

散文与人 SANWENYUREN

- ▷ 赵 园/乡土
- ▷ 筱 敏/成年礼
- ▷ 耿 庸/却说张中晓
- ▷ 王家新/另一个维特根斯坦
- ▷ 彭燕郊/季节性
- ▷ 曼德施塔姆/人道主义与当代
- ▷ 阿赫玛托娃/自传随笔
- ▷ 夏多布里昂/散文九篇

6



散文与人

散文与人 SANWEN YU REN 主编 邵燕祥 林贤治 贵州人民出版社

I16
114/6

责任编辑:黄筑荣

装帧设计:曹琼德

出版策划:黄筑荣

散文与人 / 丛书

第六辑

主编 / 邵燕祥

林贤治

出版: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规格:850×1168mm

开本:32 开

印张:9.75

字数:236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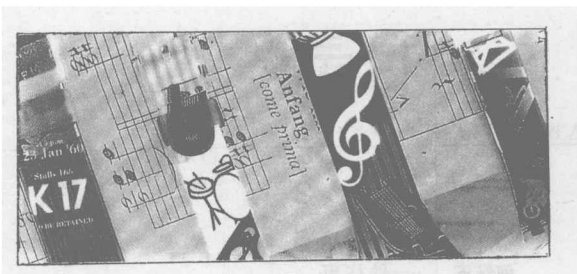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0000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

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221-04102-4/I·823

定价:14.90 元



散文与人

SANWEYUREN

主编 / 邵燕祥 林贤治

6

目录

1996 丛书/散文与人

赵 园	乡土	7
陈开民	流船	20
何怀宏	一件往事	28
莽 萍	台怀镇的钟声	32
汤世杰	冥想	38
筱 敏	成年礼	42
林贤治	寻找诗人	54
谢远宗	无处逃避	60
王家新	另一个维特根斯坦	66
耿 庸	却说张中晓	80
黄家刚	哭荒芜	97
王得后	审干审我二十年	100
林 希	“少写”六记(上)	105
任 捷	最后的甜玫瑰	120
王开林	深味	126
彭燕郊	季节性	133
韩 雪	林迪斯芳福音书	140
洁 尘	蜂蜜与桔子	142
流星雨	瓷	146

目录

主编/邵燕祥 林贤治

出版策划/黄筑荣 装帧设计/曹琼德

陈东东	词·名词	151
何满子	杂谈心下明白	186
朱 健	曹雪芹的“级”	193
赵健雄	拾酒楼醉语(四则)	196
费振钟	高洁之思	201
扬之水	儒生三传	207
李 辉	他们眼中的周扬	211
谢 泳	晚年周扬	224
高增德 丁东 谢泳 等	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	227
刘文飞 译	人道主义与当代/[俄]曼德里施塔姆	235
刘文飞 译	自传随笔/[俄]阿赫马托娃	238
张芸 译	艾米莉·狄金森书信选	251
郭宏安 译	夏多布里昂散文(九篇)	258
劳人 译	读书·真理·人/[德]赫尔曼·黑塞	284
陈实 译	博尔赫斯散文钞	291
陈实 译	一所沙上的房子(节译)/[智利]聂鲁达	297
李文俊 译	雪/[加拿大]法利·莫瓦特	303

乡土

流船

一件往事

台怀镇的钟声

冥想

成年礼

寻找诗人

无处逃避

另一个维特根斯坦

却说张中晓

哭荒芜

审于审我二十年

“少写”六记(上)

最后的甜玫瑰

深味

季节性

林迪斯芳福音书

蜂蜜与桔子

瓷

词·名词

杂谈心下明白

曹雪芹的“级”

拾遗楼辞(四则)

洁之思

儒生三传

他们眼中的周扬

晚年周扬

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

散文与人

SANWENYUREN

SANWENYUREN

乡 土

赵 园

(之一)

那片沙土地甚至从未入过我的梦——中州腹地的那一大片沙土。但我知道那是我血缘所系的一片沙，知道那沙的金黄，那沙上的枣树，枣树下田垌中的花生，也想象过夏日里如霜如霰的枣花，秋天村外东岗一丘丘的沙上家家晒枣、家园后场上女人们群聚剥花生的热闹。

我未曾梦到过那一片沙土，却熟悉沙。豫南那条颍河岸上的沙，开封城外直堆上城头的沙，春日或冬日，卷过中原城市，落在你发间、衣服折襞里的沙。那条挟着泥沙的最稠浊的大河，由我的童年、少年岁月中流过时，留下的也是一层层沙。还记得童年时，在四叔任教的大学附近一个大沙丘上，曾颈上吊着花环，收不住脚狂奔而下，一头栽进沙窝里，让姊妹们笑出了眼泪。

我试图搜索这家族历史的杳远与深邃，却一无所获。这家族的历史传说太“大路”了：榆林赵村的赵姓，是打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——那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流传太广，竟如民族起源的神话那样，将无数家族故事覆盖了！

父亲说，他童年时的那片沙土并不就干旱。正如寻常村落，村西有河，有荷塘，村中有水很旺的井。秋雨连绵的日子，



村东岗以西的路旁，甚至到处可见咕咕吐水的“翻眼泉”。我于是像是听到了水声，见到了小河近岸处的芦苇，觉到了水面上的沁凉。有水就有人聚，有了榆林赵这聚族而居的大村落；有了村东的“老坟”和村南的“小坟”，坟地上阴气森森的柏树与藤萝；有了庄稼，麦子、高粱，有了地头的西瓜与豆子，和供家中女人纺线织布的棉花。

隔着深而又长的岁月，我看到了那院落，看到了那第二进院呈“品”字状紧紧挤在一处的三座楼。那相互遮蔽的楼，也相互倾听，其挨在一起定有几分紧张。那楼中即使白日里也必是昏暗的，洞开的门内可闻切切的低语。我还能看到父亲度过童年的那座东楼，薄薄的楼板上，堆放着晒干的花生。入夜，这品字状的三座楼里，铁铸的灯盏中的灯草，各各在窗纸上涂抹出一小片昏黄。前院则听得“伙计”们蹲成一圈呼呼噜噜喝汤的声音、清脆的啐痰声、棚中的牲口不安的蹄声，和“大板”^① 低声的吆喝。

或许正当这时，本村出身的土匪头儿锁妞^② 大步走进了院子，随手将马拴在桩上，伙计们仍自顾自低头喝他们的汤。暗中有人含糊不清地打了个招呼，听得锁妞那漫不经心的回答。这应当是这块土匪出没的沙土地上最寻常的风景。但我想，那些锁妞们，必使这乡间的空气饱含了血腥，而不安也就在血腥的空气中传递。

这静夜里自然在演出着种种故事。其中就可能有如下的一幕：有土匪将说书场上一个精壮的年轻人叫出来，就在村头一枪撂倒了他。父亲说，那是因了家族中一个女性长辈垂青于这伙计，而家中有男性长辈告知土匪，说常常看到那年轻人磨刀……父亲讲述时，仰在沙发上，语气平淡，以至听起

① “大板”：喂牲口兼任车把式。

② 当时家乡的成年男子的名字后多缀一“妞”字，如群妞、全妞等。

来很像个纯粹杜撰的故事。坐在他对面，我也只是漠然地想着，那说书场上的乡民得知了这一幕，会不会若无其事地将那书听下去的？多半会的吧。

据此很可以敷演一个凄艳的故事。但在我的想象中，那沙土地上的风流故事也是干燥的。那土地只宜于生长粗陋的情欲，不大像是会滋养柔腻的风情。

父亲的父亲之死，竟也有类似的暧昧气味。据说他死于他所部民团中团丁的黑枪。那人是“门上”（即村中近邻）一家的女婿，我的风流倜傥的爷爷，可能和他婚娶前的老婆有过一点什么。父亲也说不清这“一点什么”是什么，他说，或许只是“调戏”之类。这故事听来也有一种干巴巴的味道。父亲得知上述情节，必是在他父亲故去一些日子之后。也许当时就只是传闻与猜测，无从查证。我倒是更关心其间必有的告发，以及家族中人神情诡秘的谈论，尤其是否有过某种策动、谋划。然而事情也很可能是：那邻人家的女婿出去暂避了一时，村子则照旧生活下去。虽然这像是不大合理。爷爷毕竟是负有地方守御之责的体面的绅士！

父亲的这一类讲述，都略去了故事的舆论环境。或许那乡村舆论，是一个早年即出外求学的过于正经的少年难以知晓的。我却隔着时间，听到了一派私语，灶下、井边、墙根处，如小鼠的营作，窸窸窣窣，切切察察。而当切切察察声渐销，事件即更形模糊，那个年轻壮硕的躯体已化成虫沙，乡村人生则继续着大混沌。但沙土下毕竟有过故事，与埋在沙下的身体一起埋着的故事。

这家族与土匪的缘，到此也还没有尽。我的一个爷爷（父亲的三叔），终于死于土匪的劫杀，甚至尸首也无着落。那事发生在1937年冬。

我六七十年代之交插队的地方，也曾是土匪出没之地，村里残留着寨墙和寨沟。由村子去公社，可见当年土匪的炮

楼，赫然矗在一马平川上。也有人指给我看村里的前土匪，那不过是个干瘪的老头子，全然看不出匪相。我家乡沙土地上的土匪，在我的想象中，是十足世俗化的，嗅不出任何荒野气息。那漫不经心的破坏，只为那片沙土染了点血污。中原民风，似与“雄强”、“犷悍”无缘。土匪只是使生活原始，原始得粗鄙。

据父母说，我被带回那片沙土地，已是1949年的夏，我4岁。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与乡土亲近。那之前父母带着一群子女，已由西北辗转返回了中原。乡间几天的停留，在我的记忆中了无痕迹。那些长辈陌生的脸，那些庄稼汉粗糙的手，一定使我惊惧过。我不能确知是否这样。但在我最早的记忆的碎片中，却有着夏日的庄稼地，汽油味掺和在庄稼的气味中。这掺和着汽油味的庄稼地的气味，成了我“怀旧”的永远的诱因。

（之二）

场院边上那所私塾改良学校，开设了“历史启蒙”、“地理启蒙”、“国文”、“修身”一类课程的，该是这块沙土地上最醒眼的时代标记的吧。据父亲说，那是四间茅屋，只因粉刷之后，搭了顶棚，吊起了带罩的洋油灯，竟让村民眼界大开，说是“金銮殿一样”。这间小学是我爷爷的作品。爷爷，那个上过民国初年县办的“高等学堂”，读过“格致”、“算学”的新派绅士，是这沙土地上的漂亮人物。我能想象，当这位县教育局视学员身着黑提花缎子马褂、银灰提花缎子长袍，与他的同事乘马轿车来自己手创的学校视察时，村民尤其我的家族的兴奋与荣耀。

在这块沙土地上先开风气的爷爷，一定不曾料到，他的儿子们，竟就由这所他创办的新式学堂，走到了县城省城，又

走到了“革命”。这乡村绅士也决不会料到,若干年后,当他在平息地方叛乱^①中受了枪伤,临终之际竟见不到他的长子;——他尚未读完初中的长子,我的父亲正在不远的城市漂流,因做“地下工作”而行踪不定。

无论他对儿子的选择作何感想,儿子们的血管中,都流着他的血,那不安分的男人的血。虽则他们不曾像他那样,衣着考究地奔走于省会与地方头面人物之间,竞选省议员,也不曾徒劳地投资开矿,或收编土匪。我的父亲不记得爷爷对他有任何干涉,只听说那人在临终前的痛楚中,反复念叨着他,说“恒现在在哪儿呢?”

爷爷当然也不会想到,几十年后,他的儿子中唯一如他一样风流倜傥的那个,就死在他埋骨的沙土地上,死得毫无诗意。这父子均可作为良好资秉易为造物所憎、被“命运”苛待的例子。我的四叔是因“历史问题”而被从大学教席驱赶到街道,又被由城市驱赶到家乡,在他栖身的庵中服农药而死的。其时正是文革中。致他们于死的,就有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暴戾之气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叔,是五六十年代之交。那天他带了女儿,捂着个大口罩,与父亲在另一间屋子压低了声音交谈。父亲没有让我们过去见他,我们也不曾想到这样做,虽然他对于我们,曾经是风度翩翩且善诙谐的四叔。父亲始终接济着他落难的弟兄,却绝对避免他的子女与那些长辈间的接触。直到年长之后,我才能懂得父亲保全这个家的良苦用心。那时的我,自然不可能由如此谨慎的父亲那里,看出早年那个热血青年,那个以十几岁的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,独自在

^① 1928年春我家乡一带的“庙道叛乱”,据说为冯玉祥毁庙扒神、强迫妇女放足一类过激措施所激成。叛乱者曾攻陷新郑县城,杀了县长,后为军队剿平。庙道会,为地方会道门组织。

异地漂泊、经受酷刑、领略“铁窗风味”的父亲，那个在大学校园以“左翼”学生而与“右翼”对垒的父亲，那个在县中校长任上，悬挂毛、周（当然还有蒋）的画像，以武汉《新华日报》为国文教材的父亲，那个将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面前，斥责他不武装民众抗日的父亲。打从我记事，父亲已是这样恂恂如村夫子的父亲了。我只是由他批评某种弊政时以掌击案以至声泪俱下的姿势，依稀辨认出过当年的父亲。

一些年之后，我见到四叔拍在延安的照片，和我的一个姑姑、另一个叔叔一起。据父亲说，他的四弟不到16岁，就有了坐牢的经验。那照片上的四叔一手叉腰，英气勃勃。由这个英俊少年，到那个瑟索于庄稼地里的书生，中间的路几乎无从测算。在那不蔽风雨的破庵里，倘若四叔想到当他被指控被宣判时，那些曾被庇护过的人们的意味深长的缄默，他是否仍会迷惘而寒栗的？或者他早已对苍茫人事一派漠然。我还禁不住要猜测，倘若静夜里，游荡在田垄间的四叔与他的父亲相遇，他们将说些什么。那死于枪伤的父亲，与他的死于农药的儿子，多半会相对无言的吧。

我自不曾见到临终时的四叔，却从他的儿子脸上，读出了粗粝的沙石打磨的痕迹——那本应是一张如他盛年的父亲一样光润的脸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堂弟曾到宿舍找我，我们有绕未名湖的长谈。当时文革刚过，血色尚新，余痛犹在。对着那片湖水，不禁怅然久之。

父亲似乎没有想到过他的性情中的家族遗传，也不曾解释他的弟弟们以至其他亲戚得之于他的影响。这种影响的传递，在家族成员中，几乎是无迹可寻的。但那些弟弟们，竟一个接一个地由家乡走了出去，走到晋西南，走到延安，有的就如此地走到了解放战争的战场、朝鲜战场，也有的走了一程，又折转回来，在此后的路途中颠簸，终于死于非命，如我的四叔。也有一两位，走出之后，渐渐消失了踪迹。其中就有我的

大姑父和一个表叔。家乡收到的大姑父最后的消息，是由江西发出的，当时正是红区反围剿中。父亲说，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，在那地方，终究无从隐匿的吧。于是我想到了暗室中无名的死——甚至无“烈士”之名，想到了那死者最后的寂寞。在幽明之交，大姑父是否想到过我的姑姑，他年轻的妻子此后漫长的寡居，和他的与父亲未有过一面的儿子的？

当然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不会想到，一些年后会有戏仿的“革命”，如文革，终于将庄严化为对庄严的戏弄。然而即使这戏仿的“革命”，在我看来也只是弄破了革命之为“神话”。我不相信父辈当年有明晰的理念，“革命”在他们，首先是一种生存形式，是生命借以自我肯定的形式。他们乐于体验有限个人与某种“广大”相融汇的感觉，那种惟爱欲可比拟的对生命的诗意感受。他们为此而遭遇了残酷与血腥，经历了噬人与被噬。文革不过将上述种种，以夸张的形式重演罢了。即使经历了那疯狂的年代，我也仍然厌恶于随时准备着将鼻梁涂白的“反思”，厌恶于那永不吝于“向过去告别”的轻浮，尤其不能忍受对“历史”对前辈选择的轻薄的嘲弄。在我看来，那是对生命的亵渎，对他人生命的轻薄。那一代人毕竟经由“革命”，寻找过人生之“重”。即使在理念的外壳被抛弃之后，甚至在“污秽与血”毕见之后，仍有这“重”在。

或许受了那条我在其边上长大的稠浊的河的暗示，我总不能摆脱那个可疑的字眼，“历史”。虽无意寻访，但我知道家乡的那片沙土地上，有过一道灼热的生命之流。“家族遗传”自然是神秘且无微的东西，我却仍忍不住要以此诠释自己，比如对动荡对变动的渴望。当着激情的潜流已在岁月中平复，这代际所悬的那一线，反而像是变得清晰可见了。

十几年前的一夜，我独自看一部有关现代革命史的大型文献片，那天播出的，是有关大革命的一集。屏幕上映出一张张年轻而俊秀的脸。我突然流泪，然后失声恸哭。我久已不曾

这样出声地哭了。我在潮水般的乐声中大声地抽噎着，让泪水淌了一脸。这突如其来的激情，事后甚至令我自己惘然。我何尝真了解自己！

（之三）

我想，我父亲的爷爷，这大村落“首户”的男性长辈，手持长竿烟袋，将自己与祖宗牌位一起供着的老人，该是家族中也是村子里最孤独的人的吧。父亲在他的回忆文字中，曾写到这老家长的威严：“他大部分时间坐在前院客屋里，家里家外出入的人都逃不脱他的眼睛。一有人经过，他总咳嗽一声，表示他注意到了。母亲她们没有特殊理由，是不便出入的。我们儿童常常像老鼠躲猫一样，探头看看又缩回去……”孤独，也是所有“家长”的命运，是长者尊严的代价。这老人决非像他自以为是的那样，是乡村智者。这家族中没有智者。除有数的几个例外（其中就应当有我爷爷和四叔），照片及我所见到的长辈，无不有得自遗传的诚恹的脸相，相貌资秉均像是不逾中材。我这一辈则更其庸下，尤其不复有前辈年轻时的意气。倘若那老人由幽黯的时间深处看过来，不免要感慨系之的吧。

那老人或许是家族中最属于这块土的人物。他的儿子辈已不安于乡土，孙辈更像是为了出走而到这土地上来的。我最感兴味的，是这严厉的家长怎样看他那些不安分的孙子们。听表叔说，当我的三叔处境危险时，这老人亲自将孙子交给女儿（我的姑奶），并对女婿厉声说，如若出了差错，就找他要人。父亲则说，他曾试图向他的爷爷解释，但老人对他及他的兄弟们的事不干预，并非因了他那些不大像样的道理，只是由于亲情。

我曾一再问过父亲，那大家族中的客房，对于他，长房长